迂書 二
BERKELEY
LIBRARY

七十九丈

論武擧

或曰我國武擧尤爲冗雜何以處之荅曰武擧大體與文科無異亦當於國學府州縣並設武學名色抄選武生以充其額矣或曰武生豈可隷於國學乎荅曰文武非二道也夫孰非夫子之弟子乎果謂不可隷名則登科後使之謁聖何也但其規制節目當與儒學生差有異同矣

或曰武擧試規當如何荅曰此亦宜取唐宋以來武擧事例參酌設行而初場試騎射二場試步射三場試策一道論二道俾令武藝熟閑韜略精通者方得

中式提學御史主試而文武守令叅試可矣三次中式者亦依文科事例俾赴會試可矣或曰若試策論則誰肯捨文就武乎今之面講武人亦極苦之况策論乎荅曰今之試覩全不成樣何可執此設難乎自古未嘗有不文名將不試策論何以得人不肯就武之說亦極可笑從古未有無擧子不得開場之日但行此法自不患無武擧子矣麗朝武擧亦試策論今何謂不可行也

或曰英偉卓犖之士或有短扵文字而願就武擧者矣若試策論則此流將不得拔身矣豈不可惜乎荅

曰此乃東俗之陋見也何謂陋見看得文字太重而
然也文字豈是大段難做之事乎其人也英偉卓犖
則區區策論豈不能做得乎若果不辦則此乃庸人
也非奇偉之士也文者書其心之所欲言者也心苟
明白於事物之理則下筆說去自然有氣象見識之
可觀者矣若使武生必辦詞華藻繪之文則英偉傑
伉之士猶或不屑矣所謂策論不過問以戰陣兵法
之屬則隨事對荅何難之有古者或有材武之將不
習文字者而此皆行伍崛起之流終非大將之才也
或曰此雖然矣而膂力絕人之類雖或不文亦不可

全棄矣答曰中國於武擧出榜後力擧四五百斤武
藝絶等之流亦令各省薦送考試中格則許以教師
名色食廩軍中教鍊士卒亦或分送邊鎭以充執事
之流今亦略倣此制充補禁軍等缺額有何不可
或曰即今軍門將校專以大將私情差除此實慨然
何以變通答曰兵制變通之後此等事自當一一釐
正試以内三廳及軍門將校言之登第之初直依文
科事例並稱正職以次銓補則京外將校入仕之路
不患其狹窄而私情二字自無可施之處矣
或曰如教鍊官之流自是卑賤軍校何至設爲正職

耶答曰分論貴賤高下有職事則當為正職此豈大
將所可私自差除者耶此流以久勤得僉使僉使非
重任耶軍門之制不過一時權設故事多苟且專無
法制凡事多有此等猥濫擅恣之弊何可稱以卑賤
之任掩蓋周遮隂濟其行私之習哉

官制總論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周公
作六典自冢宰以下小大高下各帥其屬以任其事
後世官制沿革雖各不同其源則未嘗不祖此以其
歸則未嘗不各有格令以責功能也自敷奏明試黜

陟幽明三歲計吏詳於周官而後世仍以有服官銓選之制任事考課之法雖各有得失之可言而亦未甞不咸有品式以程實效也我朝官制多襲麗舊固多有可議處而至於銓選之格謬規尤多考課之法疎略特甚目今百弊專出於此総而論之則不過曰雖設官曺有名無實而已深惟永念歎息何言

噫人主雖欲誠心願治徒以今日之治體政規謂之舊典故章而守之如金石則萬無修明實政之理其故何也我國治規元無實事其流之弊以至於萬事叢脞若不能先取一箇實字立得出治根本以新朝

政則雖早夜憂勞實無益於治道此真孟子所謂徒
善不足以為政者也
自古政權不在人主則在於宰相人主攬權自私則
昧其為君之體宰相擅權自恣則犯其為臣之分歷
代君臣之免此患者鮮矣我國政權則不然人主未
嘗攬而自私也宰相亦未嘗專擅自恣也然則其權
果在何處乎不歸君不歸相而散在一時主論者之
門其源實出於官制之不明也我國以文武蔭三塗
用人而官制淆雜不明官制不明則責任亦隨而不
明其弊至於百事不實若不釐改誠無以為治矣或

曰何謂官制淆雜也

荅曰我國散官以九等十八級用人自正一品至從九品爲九等也自大匡至將仕郎爲十八級也此則文蔭之階而武職則自從二品以上皆稱大夫自正三品以下皆稱將軍校尉此實無所依据者也或曰何謂無据荅曰文武殊塗資級亦當不同何可混圖無別耶中國則從一品以上文武皆稱大夫正二品以下武職皆稱將軍校尉官制秩然不紊矣或曰東西班資級之混圖不明有何關係乎荅曰其弊不可勝言矣

文武官自當各儆其職何可混圖耶亞御承旨諸寺正郎官之流擇差武臣之制實無所據而自一品以下遞職送西尤為不緊朝為大冢宰夕為司直朝為侍從午為將軍校尉此果何義耶此外代加之規尤為濫雜官通訓者子婿弟姪功臣嫡長之流皆得散階京外將校皆得軍銜一國之中郎階軍銜無限無數雖泥土不若是之賤矣歷攷自古官制其有彷彿於此者乎或曰此皆有名無實之虛稱也有何可惜乎答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司勇將仕獨非名器乎或曰恩加代加皆非古制乎答曰遇慶而普加官職

果何義意無限通訓禦侮之子壻弟姪皆得代加亦何事理若不釐改無以正官制矣

或曰若然則仕宦者之散官陞授何以爲之答曰初入仕者各授對品散官任內歷俸三年初考稱職者陞授散官又三年而如此一以三六九考滿之制爲準則散官陞授自無濫雜之患矣或曰考績時不稱職者何以處之答曰不稱職則帶職之人不入應陞之科何論散官陞授與否或曰階至一品無可進者何以處之答曰自有奏名蔭子之制不必更論也或曰若以文職之就西班爲不可則遞職卿宰以下

至於侍從何以處之答曰子見即今官職遞易之紛紜故有此問矣若行考績之典則文職自無就西班之事矣有罪罷職者元無可論雖或無故遞職亦當以原官坐待日後復官可也何必以軍職羈縻之乎無故解官者銓曹置之於需次之籍以待後用可矣或曰然則軍銜爲不緊之窠乎答曰不緊甚矣或曰若無軍銜雖以京軍門將官之流言之何以稱之答曰哨官其果稱司果行世乎正科出身積年久勤者未及遷轉而罷則只以司果書銘旌渠本稱冤矣若以將官爲實職則何害於事理乎或曰軍門所屬之

流以軍銜輪回喫料者多矣何以處之答曰此亦有渠輩本等職事輪回次第一從次第輪喫可也何必以軍銜遞兒受食乎

或曰遇慶恩加無害於事必以考滿加資則資級陞授無乃遲滯之甚乎答曰通訓以上謂之資窮使之代加此實無義意之制而資級之設本為積勞序陞之地則遇慶普陞豈非濫屑之甚耶官至三品而未畢郎階者有之或以叅奉已畢通訓者有之及其甚則吏曹書吏任意書填於告身紕謬猥濫不可勝言何謂無害於事耶資級陞授遲滯何傷一從考滿則

自不患無序陞之日矣驟濫何用而必欲普加乎此外尤有慨然者我國不以資格用人也或曰何謂資格荅曰散官有九等而實職亦有九等所謂資格即指政丞爲一品判書爲二品以至于五六品以下是也正三品以上京官猶可謂稍重資格而四品以下混圇無別試以三司言之或陞或降全無分別朝除三品夕降六品旣不以資格爲重故人不以陞降爲榮辱官制無常如此其將何恃而爲政乎

或曰或陞或降何害於爲政乎荅曰甚矣子之惑也果以陞降爲無妨則設官之初何必分別其品第尊

卑耶以為政之體言之陞非無故而陞也必有可陞之實故陞之降非無故而降也必有可降之實故降之陞降之際黜陟存焉黜陟之際榮辱判焉而今則不然陞不為榮降不為耻國之黜陟其將施之於何處乎子不見歷代官制乎勿論大小職凡仕官者有陞無降苟或有降必以罪譴左遷而然也資格之謹嚴如此然後黜陟乃可行也

或曰賞加自是不可已之事也今以朝家吉凶大禮言之禮成之後烏可無施賞之道耶荅曰國有大禮則大小臣工各執其事各效其藝奔走效勞乃是臣

子之職分也有何可賞之事耶國家必欲記錄其勞
則或以束帛之屬賜給可也安得以天爵爲施賞之
具耶今之被賞者或以製進幾句文字或書幾箇字
篆隷或董役幾日則輒行陞賞郎僚則雖今日筮仕
明日監董亦得陞六故金貂緋玉殆同晋世之狗尾
固已可慨之甚而嗜進無識之流幸國家之事故圖
差干囑情狀絶痛至於善賑捉賊軍兇別備之流尤
極鄙瑣可惡若夫老人加資亦是無據之事渠之壽
考有何干涉於國家名器乎卹老賜物古之美法而
此等實事則國家元不行之只以資級爲施惠之物

此何事理此外捉虎納粟捄死私賑軍校董役譯舌賞加之流不可勝記噫國家之所以御臣民者只是名器名器之屑越如此脫有緩急將以何物駕馭人激勸人哉

或曰如侍從以上推恩老職之典何可防塞耶荅曰均是侍從之父則必須年七十然後推恩何哉官雖有尊卑年雖有老少人子之欲榮其親則同矣何為而或許或否設為間隔耶試以一品之父言之年未七十則不得陞資烏在其推恩貴近也封贈之典所關至重我國之法全無所據試以正三品言之既得

以封妻蔭子而父母則不免為白身之人此何倫理以雜歧同知言之皆得追贈而正三品侍從則反不得追榮此何政格且父職卑於子則進資猶或可也父職或至一二品而輒以子經侍從許其陞資豈非踰濫之甚耶

或曰然則推恩之典何以為之答曰以中國封贈之典言之一品贈三代二三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贈父母妻室俱照其子見任職事父見任者不封職卑者從子官封之而亦須棄職就封然後許之閒住復職職高於子者不得進陞封繼父母後到再考乞移

封本生父母者聽之而所謂一品二品者亦非謂某品大夫之品也即某衙門某品某官之品也封贈之時亦不如我國今日實同知明日贈三代之制也大小官員必須以考滿爲限三六九考滿則每考有陞有誥命封贈以此爲激勵酬報之鉅典不然則雖以特旨超擢於考滿之前至拜卿相者亦不得封贈其父如其子職而但於人主進饍長樂之時特許臣僚封贈之典盖不欲獨饗其慶推以爲錫類之恩也封贈之重愼若是之嚴今若討論此制而行之則其在公私豈不俱幸或曰封以子職者其有職事乎答曰

推恩封職之人有何職事不過以當品服色為榮而
已無廩無事亦無肅恩之例矣或曰武官之子為文
官則推封何職荅曰以當品武職相等者代之可矣
或曰以三載考績言之仕宦者仕至三十三四箇月
而未及考績遞職則何以處之荅曰必須三十六箇
月從宦然後方為考滿考滿之典非但封贈而已上
考則陞品進擢未經考滿而遞者安得封贈乎考滿
計月之際不得實受三十六箇月月俸則銓部輒以
考功法挨次進官月滿者先陞稱病不受俸者不得
同陞矣

或曰三十六箇月內安得全無事故日日供職乎或有疾病難強調理時月之事矣亦必有省覲展掃往來鄉曲之事矣亦必有情勢難安姑爲引入之事矣如此之流皆不得陞則仕途將不勝其壅滯之患矣荅曰此皆仕官者所不免之端而考績之典未甞以此牽礙皆有定格定例叅酌事勢通融人情俾無窒碍之患矣從當論列子姑待之

或曰子以資格陞職爲致治之本其制果如何荅曰此乃黜陟之典也今以文科言之登第之初分隷諸曹如中國部屬主事之制主事無闕則姑爲隷名六

曺觀政錬務待其有窠以次塡補分授郎僚之任至三年而考察上考者陞以言官可也自文科直授字牧者亦以考最徵授言官可矣又三年而考察上考者陞以堂下三四品如中國京堂四品以上之官以寺正以下三四品官分差可矣又三年而考察上考則進以正三品內外職可矣此其大綱不可悉數於立談之間而大體如此矣

或曰然則登第者皆得六品職矣以政院假官言之似有之人之患矣答曰假官有何難處之事乎中國有中書房官負稱以舍人而進士之需次待補者擧

貢恩蔭之自願就試者依教職之例定其貢額使供書役前頭陞職并用舉貢之例而進士則部屬有窠以次銓補矣實官則史臣入侍自足以記事矣中書房官只任書役則紛紜遞易之弊何自而出乎

論官制之弊

國初有政府署事之規中間不行至今議者以署事之革罷爲慨然盖大臣無權故也雖然此乃俚俗之論也署事之規元來無據不過循襲麗朝門下省連署之規也此何足法乎我東之人極有可笑之事大臣二字之稱不能分辨也何謂不能分辨也夫今之

六卿古之六官之職也官至六卿則榮貴至矣其責任之重爲如何哉此眞古所謂大臣也奚但長官而已其佐貳之官亦大臣也我東則不然官必大主然後方稱大臣此非無稽之甚者乎大小臣工各有主職只當分任責成而已曾未聞古者六官之長抱其成案親謁相臣以受其平署之規矣輔相之職不過以道義輔君上而已未嘗以職事之冗瑣者責三公也然則署事之法不過使六官不能行其事三公降屈而親吏職矣固已大失體統而三公之不肖者則又必侵權自擅而不可禁矣此豈可行之事乎華之

是也而革去之際不能善處添設贅疣之備邊司而三公六卿胥失其職矣

噫三公實師之臣也區區職事元非三公之任下於三公者六卿而已一國之事雖曰千頭萬緒摠其綱領而言之則要不出於六卿之所治矣由此觀之六卿得人則國無不擧之政不然則庶事頹廢政理紊亂萬無爲治之理矣今日之視六卿何如也工刑判之地望殆與老職知事無異年八十陞資優疲弊老敗之流只藉當品二字擧皆叨竊名雖曰宰相何嘗與聞國家大小事乎其長如此佐貳地望尤可知矣

名之曰六卿而位望之輕如此此尚安得有所謂實政乎
以建官分職之意言之輕重倒置緊慢失當冗員濫局不可勝數內職太多外職太小徒尚文藝浮華之職不以吏治兵制刑獄利權等實事爲重此等疵病不可悉數只論其最著若干事則其餘自可類推矣
觀象監元非大臣所可兼帶之職春秋館之別設尤爲不緊旣設弘文館則儒臣自當任史職大臣自當摠裁此誠冗司也且藝文叅下又何故而稱爲史職耶藝苑之稱以兩館亦極不緊旣有弘文館則設此

何爲成均則大司成一員足爲師儒自知事同知司成以下至于學諭之類其員極多此非冗濫之甚歟承文院雖曰專爲事大文字之地旣有弘文館文學之臣則加設剩司亦何意歟校書館爲弊無窮糜費不貲孤寒之類視若坑穽新出身之分差三館專爲甄別流品之計故冗員如是之多若罷分差之規有何此等冗官乎忠勳府之設立又何爲歟文武勳次掌故不過歸之吏兵曹足矣立府何用宗府則自是宗正之府自古有之而至於敦寧儀賓元無職事何事設立司饔院當如光祿寺設立正官置以卿秩以

重事體又何必多設提調分日監膳哉以軍資軍器等寺言之此不過一庫官也豈可使大臣領之乎此類甚多不可悉數且掌隷院設立尤不緊公賤既有所屬本衙門刑曹漢城府當理在京詞訟外方人各有原居官府必使京外奴婢訟并萃京司何哉典醫惠民二局亦不緊醫藥並歸内局事理當然設有臣僚儒生等給藥之事自内局關支有何不可而必立二局歟禁府只為推鞫而設則頗類大理之制不設正官堂上並皆兼帶極失事體經歷位高者閑卧尤極謬戾且係關大獄急變則禁府之責其外則雖大

小臣僚雜犯罪名刑曹主之有何不可重事則依三
法司之例禁府憲府刑曹堂上會問議啓亦何所妨
而雖權管之流必歸禁府刑曹則視若賤囚主治之
官此何事理尤可惟我京外綱常罪人雖曰重大刑
曹豈不足推治而必至於三省推鞫耶
其外該各司無非六曹之職而至於　宗廟不立正
官只設提調噫　宗社何等尊嚴之地而乃可提調
之耶名體之無理極矣其外如司僕尚瑞等院亦當
設立卿貳以重其事矣提調之任既是兼職故一或
罪罷則必出其代遞易無常事務散漫今若盡革小

各司挈其職而歸之六曹六曹郎官酌量添設分理職事則豈不能辦其事耶

或曰冗官專事裁削則凡諸事務必多妨碍之端矣荅曰三公之下須依六部九卿之例設立卿貳并為堂上官而其下僚佐分管衆務則名正體尊官制秩然不紊方可以按官責事矣九卿雖不必盡設至如奉常司饔太僕等寺勿論緊慢所重有在不可不另設官名矣至於事務繁劇之說此乃流俗之論也惠廳別設極涉無據三公豈可下行有司之事哉歸之地部可矣人必以户曹繁劇難堪為言而中國一户

部猶堪天下全穀之務況以我東之褊少有何難堪於經費出納之理哉必使六曹郞署日親簿書勤幹成習然後國事方可做也

所謂提調不過依倣宋朝提舉某宮提點某觀之例而宋人以祠觀祝釐之地閑無所事故假此名於無職守之臣僚俾受俸祿而已此豈援据以製官名者耶我朝小各司無非緊關職掌之地而兼帶之人以其元非實職故或有在鄕經年者本司褒貶不得舉行其何以考績小各司之郞官耶此莫非國初宰相見識未逮設官建職之時不曾深考故事只以臆見

襲陋就簡草率做事之致也其中備局尤爲治道之
切害余已畧論而三公六卿之皆失其職專出於此
若不釐革萬無做得實政之理矣
此外又有慨然者掌務官色郎廳惠廳郎等畫差啓
差之流也夫名以官職則未有無職責之理共爲郎
僚則亦當各授職務分任責成可也今乃於一曺一
司之中去取偏僻隨意畫定此何事理或曰此不過
擇其郎署中有才局者任以劇務之意也有何偏僻
之弊乎荅曰不然人之才不才必須當官任事然後
方可知之新來郎廳之有才與否堂上何以知之今

以兵戶曹郎僚言之各有該司該掌以錢布出納言之授之該掌永為定窠使之檢察則安知新來者不堪其任也設使不堪則黜陟之際以此亦黜可也夫然則為官員者其孰不竭心盡力以治其職分內事哉今乃不然東塡西畫取捨偏僻掌務色郎之外或有全無職事之官員袖手退坐視若他家事此實駭恠之事也或曰然則錢布出入之責其可分之各該司耶荅曰非謂分授也試以金穀言之定為其司其郎看檢窠坐之謂也啓差之規實出於擇差之意而擇之一字反為全不擇之歸其故何哉擇字名則美

矣而其流之獘實爲行私之一妙策以恵郎言之勿論文蔭任意自辟豈非出於難慎之意而衙門則饒於米布名譽則易取能幹以此麤鄙之流碎頭爭占非形勢則容囑然後得之擇差二字安得不脫空乎初若循序應遷之窠則其所得人豈至於全取麤鄙之流乎今吾所論非専爲此等冗瑣之事而發也政規苟且大抵類此故耳

論官制推陞

用人之道必有定格定制然後實政方可做而浮論不得行矣格例雖不可盡論略論推陞大綱如左

陞必滿考若有貟鈌當補而不待考滿者謂之推陞

凡六曹正卿佐貳兩司長成均等衙門方面三品以上官廷推可矣廷推之制政府吏兵首堂會諸曹三品以上官及兩司僉議後吏曹推上可矣若係重邊方面官及閫帥亦會將臣同議推上可矣

凡考滿陞職與推陞者并就各衙門資深官貟推用如某衙門某品某官到考滿時節該陞某衙門某品某官並各銓次應陞窠坐次第定爲格例遵用可矣試以六曹論之佐郎到後考陞正郎正郎到後考又陞某衙門從三品某等職事從三品又到後考陞正

三品某等職官一例以此爲準可矣

凡文武舉貢一皆酌定應陞窠坐以爲遷陞之地而至正三品以上方爲廷推其下則吏曹以疏本題請陞用而隨其窠坐緊慢以類會萃列成疏本並加品題其年勞該陞事理以請可矣題請宜有品藻如曰某官某歷任如何才諝如何允宜陞用某職云云此是銓曹公評日後亦爲保薦誤擧之案其事極爲緊重

凡恩蔭叙官者亦定其該陞格例以至某衙門某等職事而止另成則例遵用可矣

或曰會推之意有同即今之備局薦而備局用捨不在於薦主之多寡只在時宰之去取此亦吏曹推上則似類備薦之無實矣答曰備薦之無實者以其無該陞格例也此則不然見有考滿應陞之人而實績資歷旣已素著又是廷議推薦之人則公議僉同亦可見矣相臣吏曹安得以私意去取之乎

或曰如子所論則登第者其無四館分隷之事耶答曰我國許多痼弊之中分隷一款尤爲切害使新来奔競無廉恥一也使宰相名流招呼結納二也使朋黨興行朝著不靖三也若以新科選八館職隷事諸

曺分差縣邑各成格例則如右痼獘自當一洗盡去矣

或曰我國政規所重者通清也如子所論則亦無通清之事矣答曰設官分職將以責其盡職也欲其盡職則自當任之以事觀其成效與否以為黜陟之地可也今之所謂通清者不問其如何但以一時主論者口頭之說作為通清之階一開口一擧筆之間賢愚判焉升沉分焉不問實事惟重浮論國事之無實世道之壞敗全出於此此莫非通清二字之害也必須掃去此習然後方可為實政矣

或曰如子所論銓官不過爲一胥吏矣烏在其辨別賢愚主掌用捨也答曰名器非銓官私家之物也銓官安得以任意予奪人哉銓官之責在於黜陟黜陟公明則仕道自淸矣今則不然銓曹元無黜陟只憑浮論子果以浮論謂可以進賢退不肖耶或曰今以館職諸曹郎守令言之或淸或緊自是愼簡之任也豈可以一時登科之故據其科甲次第不問賢否容易塡排耶答曰漢朝於賢良高第直授御史唐宋明列朝一甲三人無一人不入翰苑者今之館職雖曰文職自是眇末之臣有何別様難愼底事而不許慰

科之士哉試以即今翰林言之今日登科明日就講
者有之以已出六之新及第言之朝才唱名午除臺
官者有之以有勢力蔭官言之纔得叅奉之名仍兼
監造之任則不數月內已做守令者有之未知此等
人其果有別揀才行而然耶許久歷試而然耶所謂
難愼之說其亦詖遁之甚矣

噫子之有惑乎吾言亦不是異矣子之所習見者今
日文科出身之不足倚用也以遐方治經及第言之
諺讀登科擧止可笑庭謁聖得士雖曰不越漢江漢
江內得第者亦豈盡才彥乎或門地單寒名稱未著

也或文字短拙爲人無取也此等侊倖之流一第固已濫矣若復勿論如何直授名塗則官方之淆亂極矣子之所慮所惑豈不在此矣乎雖然此乃局促隘陋之見也若以即今科制取士則其中不堪於部參奉者亦必有之而若依吾所論科選規制而取士則自非文學絶倫精神過人居家溝庠無玷士評之人則決不得濫竽於其中矣苟取此等才俊布列庶位則其果有猥越之獘不堪之患乎或曰子之所論不無所見而國家取人之道不當專取文學而已今以館職言之實有輔導之責苟非端亮雅飭之儒不可

爲也以臺諫言之苟非骨鯁正直之士不可爲也諸司之郎必待幹局綜鍊之才縣邑之官須有慈祥愷悌之行然後方可爲之而新進之人行實未著苟或心術邪曲言議不正而吏部未及知也 君上未及察也徒以科名之故輒授侍從之任可乎郎署字牧其責亦重生踈新進苟或誤事則亦豈不貽累於治道乎荅曰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功文章發於外者易知蘊於內者難察此固古今之通患也今之用人之法其果考覈德行之淺深驗察心術之隱微必得端亮正直者而用之耶若然則治躋大猷必已久矣

何為其世道士風之日益渝敗也今日士子雖或有可觀可取之人策名立朝夷考其行則頓成別人墮落於利慾窠窟者不可勝數其故何也世之主權主論者操名器而胥後進之八苟不仰而伺其色俯而聽其令則榮枯黜陟立見報應安得不萎靡而隨化乎喪失本性徇人苟得之習實啓於出身之初分館之日前頭通淸與否之際風習之汚日滋月深端亮正直之士其將何處得來乎

今吾所論則不然加意於學校作興乎髦士養之有方取之有制然後設為定格處以應授之職則此眞

古人所謂壯元及第榮進素定者也雖曰侍從職在眇末亦非不試賢否據陞崇顯之比也彼既無待乎人以取官職則靖恭其職雍容恬靜無事乎趍競比周而由中之直言孤立之氣節自不患其無人矣何子之見不及此而疑吾言之不可行也

論責任陞降條例

侍從責任不同而我國則混圖無別移易無常殆同兒戲實為概然兩司職責當論下方而試論陞降凡例如左

一甲三人中國自宋以後例授翰林編檢以上官其

餘則亦有選吉士之例賜以御題試之殿庭嚴選叅
貟使之讀書館中掌院之臣主其教習國體治規吏
治民隱並令試文考課積以歲月滿考陞授以至學
士三四品以上則或出差提督學政或佐貳各部或
授春坊賓僚或差國子師儒漸著實績陞至公卿而
若其職責則輪差經筵講官之外有記居注之責焉
有摠裁正副以下編纂實錄之責焉有應製國家大
小文字之責焉有文武科場正副主考之責焉有教
習庶常吉士之責焉有考試舉貢恩蔭儒生之責焉
有大政事大典禮會議叅聞之責焉凡其責任不可

僂指悉數而儒臣之任重且專者如此此豈可朝夕遞易往來無常者耶

或曰然則儒臣之任不可以他官遞差耶荅曰出身之日旣已遴差則置之館閣責其文字之役可也久於經幄俾專輔導之責可也何必更以他官叅錯於其間哉或曰文學見職或有可取者而終不與於館選可乎荅曰館職之外他無可以事君之職乎凡百位著各有職責苟能善擧其職則國家未甞有遺才之歎人臣不患無報主之地矣或曰一入館選苟有不似之人則奈何荅曰所謂不似未知的指其何事

而累載侍講之際本末長短固已畢露果若庸劣無取不堪講官則本館亦自有掌館之臣每到考察安能免其不堪之題目乎或有奸邪不正獲罪清議所犯顯著者則亦豈無降調黜補之法乎

或曰如子所論則館職之序陞卿宰殆至二十年之久矣可謂淹滯之甚而雖以兩司言之若用此制則亦幾至於閱屢歲長處言地矣此豈可成之事乎答曰儒臣雖曰地清別無繁劇難堪之端久處禁林有何可悶而必欲使之躁競驟躐耶考滿序陞雖似遲滯然於其間亦豈無罪罷身故之人而每到推陞可

以次次序遷之日耶以兩司言之唐之陽城我朝之梁誠之亦皆十年言地而前輩以為此出於國家元氣之厚矣言官久任有何不可乎子見近世避嫌疏單遞牌遞罷等謬規以為言官不可久任耶此皆無據之規若不矯正何以為治凡其矯革事宜吾將略論子試觀之

論選注職官事例

或曰子之所論官制貫串編珠鴈行序陞有同即今蔭官叅下計朔仕滿之規矣仕宦者之無故罷散自是易事丁憂終制之人病重遞職之流公私雜犯罪

名不至大段而一時遞罷者其流極多若用序陞之
制則皆無復職之路矣答曰何爲其然也吏曹考功
司當置職官文簿一一記錄任內考滿無他過犯而
丁憂者終制後當置需次之籍以俟復職矣以罪罷
之流言之亦當量其輕重行勘明白無他贓汚不法
之端而只以微眚失職者亦當置之需次量宜起用
矣以注選官職言之時仕與起廢者自當分爲二項
定爲推補格例每當大政時仕序陞者爲十分之七
八則起廢復職者爲十分之二三而亦當以需次之
久近薦章之多寡爲準取捨矣以守令及各衙門官

負言之考滿之際顯犯貪汚酷虐枉法等罪名劾過
者初不當置之需次矣設或遭劾如有臺臣連名公
疏保薦行勘明白伸雪者亦當量宜復職矣以無故
觧官身在林下之流言之果有可用之才則方面之
官本道御史及憲司之官每歲許令疏薦吏曹以其
歷任功次久近多寡為準量請起用幾負得吉後以
次叙復可矣今則不然時任前銜少無分别吏曹任
意用捨以遭劾罷削之人厳最與廉問時被罪之流
言之叙用之後少無拘碍淑慝無别勸懲不明時散
官負其數無限百計鑽刺皆欲做官仕途溷濁廉耻

都表官制如此尚何以做實政乎
或曰如子所論則開政規例亦當有定制矣答曰凡
職官有急選有類選有大選有遠選有歲貢選急選
者如職係緊急窠闕不容曠及邊地之類是也類
選者如閒漫各衙門及守令之流可以類萃儲案一
時銓補之類是也大選者考滿後大行黜陟如今日
都政之例是也遠選者雖非邊地地方差遠宜即塡
差窠闕之類是也貢選者歲貢儒生考試注選學職
之類是也今則不然逐日開政甚或口傳差出煩擾
之甚殆同兒戲全不成銓司貌樣豈非可慨之甚歟

或曰守令自是緊窠何可淹置不卽除拜耶答曰每邑自有學職此流皆是前頭可陞字牧之人例兼縣丞代署邑篆以待新守之來可也有何時急差出之理哉

或曰京堂三品以上厥數無多序陞之流無乃有前路狹窄之患耶答曰我國京官則雖酒醋醬監皆設小各司外官則一道一監司之外無他正官此實慨然監司之下宜倣中國之制設置一二員正官如叅議之流至於刑名亦宜另設三品正官如按察使之流使之分理庶務可矣監司例兼巡察此正按察使

之任也分授責任實合於綜覈之政而此外州府亦宜量設正三品額窠以處考滿應陞之人可矣
或曰我國仕宦之人勿論在京林下與否唯以不應朝命為高致此實痼弊雖欲為考滿序陞之制其可得乎答曰不仕者何必強迫乎大凡人之進退有如飢飽實非他人所可知而雖以國家之威決不可強令仕宦也人臣事君唯義是視可進則進可退則退上不枉其志下不喪其守然後廉恥行於朝廷矣我國則不然牽拽束縛督促羈縶不許休致不許退處此果何等義理朝除某官夕移某司才遽旋授無復

紀極一年之内或做累數十次官職者有之如三司特爲尤甚此亦何等政格虛縻職名一任㿹曠此又何等國體分義也吾之所論則不肯仕者不必强迫但許遞職勿輕擬擧以遂其志可也或曰然則可用之人必然多在林下矣豈不可惜乎荅曰果使不仕恬退之志出於眞心則國家安能奪其志亦何必屈其所守也又或自量才力决不可堪而辭者亦必有之凡此之流尤不當强迫驅督也雖然若行吾之所論則必無位著不備之理矣

論久任職官事例

或曰聞子所論大抵爲久任責成之計也官員數遆果爲痼弊久任之議行之已久而終無其效何以則可袪此弊乎答曰天下萬事不出於實之一字而我國百事無實子知其弊之根本乎大凡官職所以代天理物而設也旣欲理物則必有實事然後事事物物方可以各得其職矣是以聖人曰天工人其代之亦曰天爵天職此豈可以徒設其名不責其實者耶亦可以朝改夕擾徒爲名流履歷虛名之地者耶今以三司六曹以上言之職責果何如而其果有久於其職者耶以今日政規言之則設有臯夔稷卨之才

其何暇一問職掌內事耶嗚呼六曹朝政之本也本
苟不治則其何以救其末弊乎今之論者不䂓朝廷
弊源思所以救得其所以窃窃然欲行久任者不過
曰宣惠郎軍色郎等該曹小官之流耳豈不可笑之
甚哉
噫三代之治尚矣難及而果如今日官員之數遆則
考績黜陟之典可施於何人何官耶歷代以來唯宋
朝忠厚禮待臣僚然而朝廷紀綱臣子分義肅然嚴
截小無慢弛之弊而我朝則不然勿論大少臣僚唯
以任便為高致䄏招累十次堅卧不起國家亦未免

無可奈何許遞後已歷考史牒誠未見有國體分義之髣髴於此者矣夫人主之職摠攬權綱萬機至煩又於其間開講引接以論治道苟非軍國重事生民休戚朝政是非之類事理緊重者之外微細冗瑣之事自是有司之任本不足以仰煩人主而我國則政院之晝夜役役者稗招啓辭也推考傳旨也無日無之無時無之而人主長不免酬應其事其支離煩擾日滋月甚雖欲潛心經籍沉思治道其如此等不緊公事左右叢集何哉或者以為我國之於外官不許數遞京官數遞無妨於政事云此實無據之論也京

官外官均是臣子若其職責內重於外或許或不許是何國體今則外官之棄去職次無異逆旅而但三司則雖今日罷職明日復除故其習日甚外官則不但遆後得邑頗難且其官況可戀故遆易不至太數耳若使外官今日棄歸明復除邑一如三司之例則守令遆歸之車必將聯絡於道矣此豈真出於畏憚不許遆之朝令而然哉

或曰禮使臣僚九經明訓我國於臣子辭職之節雖似優游寬假朝體不肅原其本意出於禮待體下之致苟欲以一切之法嚴防痛塞則非但事勢決不可

行亦豈清朝之美事也哉荅曰禮使在於君上分義在於臣子臣子不顧分義偃卧其家十召不起君上亦安得拘於禮使二字一任其所爲而莫能矯正耶勿論他事只以銓官言之旣已肅拜旣已行公矣凡於開政三堂堅卧必待牌招八去此果何等義理耶旣行其職則開政非其職分事耶以呈告言之臺官之逐日呈辭亦何意義凡有除拜則國家必費盡氣力艱辛勉出旣出後設有微恙亦必尋單雖無情病差經幾箇月日則亦必曰久蹲支離有關廉恥不可不辭遆不然則亦已移拜他職矣終年閱月上下之

相持者乞遞與勉出也開政與牌招也此果毫分有
益於國計民憂否亦果有留心職事之片隙否如此
而欲做實政不幾近於緣木而求魚否子所謂一切
嚴防之不當云者未曉吾本意而然也安有設為禁
防使不得辭職之國體哉雖以國家處分言之或申
飭政院或責罰違牌之人而吾以為小無所益矣不
但無益又有所損矣何謂無益此等謬習非一時一
人之所為也積漸已久無人或免而論其所失則不
過沿襲俗套之致而俗套既成便如義理雖或有知
其不安者亦不能自拔於流俗之中矣罪之以推考

推考無益罷之以罷職罷職無益罷之以禁推禁推
亦無益矣此不過微眚薄過則罷職禁推亦太重矣
雖申飭政院政院不過搪塞踈單而已其何能一向
搪塞乎不過曰其在事體極涉未安而已又誰有聞
之而畏憚者乎故曰申飭無益也何謂有損其中尤
甚違犯之人則或遭嚴峻之教而此本非大段罪過
則反不免為過中之舉及其峻教累下則在下者亦
復狃以為常尤無振肅之望矣夫人主一言所關極
重賞一罰一而天下勸戒然後朝廷之體自尊於日
月之上矣若以微細之事數〻呵責則羣下何從而

知懼乎故曰非但無益反有所損者此也雖然一任其如此不得矯正則終無以圖治何以明其然也凡出治之本莫如黜陟黜陟非久任則莫能行也不能久任者何也數遞之歧甚廣也何謂甚廣曰例辭也曰疾病也曰情勢也曰移差也此雖有實狀與否而大抵仕宦者所不能免也必欲強抑而牢塞則國體私義均有所妨勢不可行也君不可專以違傲爲罪臣不可專以趍命爲恭必須酌量裁處以爲一定之規然後方可無窒碍難行之患矣

以例辭言之三辭就職非出歸讓自唐虞已有之矣

我國則循例除職辭疏亦必　親賜荅批實涉煩擾
以唐宋言之並自翰苑視草進呈宣勑賜荅誠以事
無關係故也今亦進　覽後下之儒臣以數行荅教
依不允批荅之例三辭三荅令出供仕則所以體貌
大臣至矣至於侍從以下只令吏曹覆啓請出足矣
若其辭疏中言及政弊民瘼之類亦令各其本曹酌
議覆啓如即今下備局該曹回啓之規足矣惟其事
體不輕者及論列君德糾劾奸邪之流有非在下者
所敢擅自裁處然後　親賜可否可矣大臣卿宰只
許三辭侍從以下不過以一辭爲限足矣至於呈單

非疏非啓事體不恪永爲停塞勿許可矣
以疾病言之固是人所難免然於其間豈無輕重虛
實之不同者而勿論大小臣僚日以疏單煩聒嚴聽
其在分義誠極寒心試以四品以下言之有病則先
呈本衙門掌印堂上官取其同僚結狀開列實病然
後吏曹始許題覆許遞如係宿病可以調理供職者
亦許給由調治而至於一時微恙元不可擧論只當
私與同僚往復共濟不可許其呈狀矣堂上以上至
于卿貳雖許陳疏亦下吏曹題覆而冡宰以上則下
之大臣可矣

以情勢言之所謂人言物議等事自是屋下私談國家何可據此而許遞耶物議二字則使之永不得爲辭職之端必遭彈駁然後方許引嫌而亦下吏曺平停是非使之覆啓或許遞或勉出則公議已定於下矣君上已命供職矣本人廉恥亦已自伸矣安得重事煩瀆耶去就與否一聽上命亦不許再事辭免可矣

以移差言之當此人才降殺之日雖一官三秊尚難盡擧其職况朝除夕遷何事可做耶勿論京外官必以三年定爲仕滿之制可矣唯相臣正卿不可拘於

此制雖十年亦不可議其仕滿與否矣
或曰代草荅批旣似未安許遞與否惟在君上吏曹
安敢擅斷乎荅曰初除辭職不過禮辭其事本無一
分關係則儒臣之代草勉出自古皆然而君上或有
別様眷注之人則特賜批旨亦何妨乎以言事疏論
之政弊民瘼要不出六官之職下之該曹使之覆啓
誠得國體而至於該曹請許遞職一款則臣子疾病
君上何以灼知其輕重乎下之該曹者正使之酌量
其病勢輕重以請處分也若其情勢不安者亦使該
曹定其公議使之上聞也該曹覆啓如或失當則特

旨處置亦合事宜如此然後事權未嘗不歸於上而
君逸臣勞庶事自理於下矣
大凡人臣之去就用舍一係君上必有不肖者則彈
駁剌擧以俟君上之處分可也所謂物議則不然不
形於筵席不陳於疏章私自論人以爲黜陟之地越
分悖義莫過於此而國俗視之如義理寧不痛哉或
以爲此乃在下淸議有補政治云此實無狀之言也
果有淸議則何不仰陳於君上而必須潛言於私室
然後爲快耶所謂物議者不知起於何處出於何人
浮行於朝廷之間以專用舍之柄模捉無地恍惚難

測不過每出於若干主論者之口而附麗之流從而唱和欲通所愛則必曰物議許之也欲去所憎則必曰物議斥之也陰操進退之權而陽避專擅之跡雖相臣以下莫敢爭其鋒其爲國政之巨蠧切害可勝言哉今欲革此弊則必使人不得以物議二字引嫌然後乃可爲國事也

或曰呈單受由自是休沭請急之制則其何可永罷耶荅曰所謂休沭者不可給暇而已我國則不然三度呈辭便成必遞之限此果近似於休沭乎人之疾病事故自是必有之事豈可專無給暇之令耶以一

朔言之各衙門官員許給五日由暇而衙門各置冊子如中國門籍之規果有病故許令註以某病於門籍五日休息其間則僚員代理凡事如或病情沈重有難速痊者着令僚員結狀呈堂堂上許以幾月幾日調理如其病差累月不出供職者仝司諸員一并稱病者亦令臺官糾劾輕者罰俸或住俸甚者或奪職勘罪則體下之仁勤職之效自當并行而不相妨矣何必以三度必遞而後為快耶

今以六曹言之只有郎官無巡視臺官雖弛廢職事全然瘝曠之人臺官安得一一採聽駁論耶今依中

國六科之例各設臺官幾員於六曹着令查覈本曹
公事如有延拖不完等弊一一督令勘斷仍卽叅劾
至於稱病怠職之流按其門籍文官則吏科論劾武
官則兵科論劾雖或蒙恩不究若累經糾劾至三次
以上令吏兵曹疏論區處罰俸奪職之外亦有降職
外補之罰然後朝廷體統方可尊嚴而曠職之患無
自而作矣

夫使一人守一職至於累年則疾病事故勢所難免
然而果以實病不得供職而其人可惜則何可輕易
許遞耶我國有病則輒皆許遞此實弊政昔者之疾

安知不愈於後乎然而必遞者何也必使一人專當其職而全無僚寀共濟之義故也且所重者首堂而自兵曹以下佐貳之官有同備員此豈爲政之體乎以諸曹首堂言之苟有大段撕捱不出者則次堂奉旨姑爲理事以待其出可矣何可徒備官名不得代署公務耶或曰我國政規最重首堂次堂代署恐或損於事體乎荅曰何爲其然也今日之次堂卽後日之首堂何以吏曹則次堂開政而他曹則不可代署乎此不過諸曹次堂望輕之故習爲謬規不得代署而然也欲做實政則諸曹佐貳不可不重必須代署

察務然後可無數遞之弊而六曹事務方得清理修擧矣或曰只許六曹代署乎荅曰凡卿貳衙門皆當如此而吏曹具由請旨然後方可奉旨署事矣

以郎官言之一曹一司只有一員實無推移之道今於六曹郎新除必以某曹某司郎下批郎官亦並添設幾員右位免新曹司等謬例一槪永罷犯者革職勿叙勿論先進下位一體治事均其勞逸首堂有情病方在辭職則次堂理事郎官有病則堂上亦令同司僚員管事然後方可爲久任之地考績之政并宜編成各衙門公格公務職掌體統交際禮數治事條

例赴衙次第直宿程限發落事務日期休暇須資事宜酌量公法私故人情事勢務令適中完密並各證成一書刊刻以須使各衙門官負曉然通解奉行敢有違越推諉之徒按格論罪使之同寅協恭恪修職務可矣

或曰然則各衙門並皆成書乎答曰各成本衙門職掌一書可矣首定幾日內以某品服肅息次定投刺堂上宜書禮數節次次定參謁同寅僚友亦書禮際次定赴坐决遣職掌內某事如刑曹則推閱等事並皆開闕推問格式一一畢具次定直宿並書日限等事例推此類並令吏典開具事件討論添删編成一

書導用可矣

或曰稱病者利其偷安委事僚案一向稱病則奈何

答曰大凡養病受暇者限後又延捱養病至於一朔以上不可給其俸廩一并截住初勿闕支可矣我國越祿之規無補實事至於住俸則不然每到考滿之際必以實受幾箇月俸爲準以行其陞遷而上以封贈父母下以蔭其妻子雖大臣之無官可陞者或加支俸祿或更蔭子孫並以考滿受俸爲準矣苟無仕宦之心而初不就職者則無可論矣果有供世之意則初何必無端稱病以致考滿之際節節拘碍耶

或曰令甲雖爲久任之地而三年一官無故行公難矣況遭彈駁之人稱以吏曹勉出一疏之後揚揚行公則亦恐廉耻都喪矣答曰一官三年有何難堪而必欲任意遞易耶今之蔭官叅下計朔者何以堪過而其外微官之晝夜奔忙者多矣亦未見其必生疾病終至遞免何獨名官不能堪耐易生疾病耶遭彈出仕廉耻都喪之說尤極可笑遭彈之人其果仍而退去終身不仕耶必以移他職出仕爲廉耻此何意思日日疏單日日引嫌病錄日上嫌端無窮莫今日若也吾未見其果有廉耻者何人也

或曰久任一款豈非致治之本而但我國官制中如
承旨之任繁劇特甚雖欲久任事勢難强實有行不
去之患矣答曰何代何國其無出納之任耶然而未
聞其遞易煩數如我國之規矣勿論堂嘉善時散與
否並爲擬望承旨數遞之弊姑置勿論六曹佐貳三
司長官之不得久其職專出於此矣今若行久任格
例則六曹庶務自然清理出納煩擾十可减其六七
而卯申進退亦甚無謂許多承旨分番出入則自足
推移別無數遞之弊矣或曰承旨各有該房事務此
爲難處矣答曰時直之人豈不足察理乎自有六察

臺臣封駁之規承旨之任必不如前繁劇矣

或曰仕宦者身病之外或有親癠或有妻孥憂患或家有拘忌之疾或有親嫌或有僚案嫌怨事端甚多皆難供職必待考滿難矣荅曰疾病事故若待永無必須木石人方可仕宦耶妻孥病憂安敢仰煩至於拘忌之說尤涉猥瑣此等少事只當與同僚私相須資而已豈可許其陳疏乎若夫小小嫌端本不可辭避於公朝而今則勿論大小嫌人皆遞職如此不已人人自行自止則國家安能駕馭臣工以成朝廷貌樣哉下之吏曹重大仇怨義不可對面者移之他職

此外一切勿許可矣或曰相當窠豈其每每易得乎
答曰解見任置需次遇缺卽補可矣凡此等事皆無
一定格例苟定格例少勿撓改而行之則必待考滿
何難之有
或曰資級陞授自是賞典終不可一切盡防苟或曰
事陞資而資級旣峻則不可仍置卑職似當陞以對
品之職矣所謂考滿陞授之制似難一遵無改子以
爲如何答曰大抵賞加極是弊政此而不革何事可
做設有卓異功勞不可不賞者只進資級俾以加級
加俸下行卑職可也對品之職關係至重安可輒授

乎今之雜歧崇祿多做縣令曾經正卿者亦爲牧府使峻資卑職有何妨礙

或曰然則陞資帶舊職者何以稱其官號乎荅曰先書某品大夫某等職事次書進階某品大夫可也

或曰文武外職皆有朝廷下直之規如其不似使之勿赴此等作窠亦多有之考滿陞轉安得盡行荅曰人之似不似何以一見知之大臣卿宰三司多官一辭稱美之人亦何易得况國家差除之人私令勿赴是何道理旣授其職則徐觀能否以行黜陟何晩之有勿加臆逆勿輕摧折只責其職分内事則人孰不

竭精盡力以勉其所當爲者而不比之爲欲從皮膜
子之外勒定賢否而所謂匆赴者多是殘弁疲蔭無
形勢之人也其果可以服人心乎徒貽夫馬之弊實
乖責任之道者莫甚於此矣
或曰吏曹題覆章疏之規當如何爲之荅曰此在隨
其事理酌宜措辭耳試以病疏言之當曰某臣年老
病痼力有不逮相應許其所辭俾得優閒調治云云
病若不重則亦曰某臣病辭雖懇調理供職自可就
痊不當輕許遞免云云如或實病果重才難終棄者
亦曰病狀甚重情辭甚切允宜許以原官田家調理

待其痊逈起用云云以起癈言之亦曰原任某官某
以某事罷官開列前任公私罪犯有無然後繼云某
官臣某等疏薦可用竊照某才品如何歷練如何久
處林下實爲可惜合以原官起用云云若承起用之
旨後到原官作缺起用雖相等職事内推補可矣但
不可以相等二字指爲口實擅補淸華右選私自市
恩矣以遺劾言之果係誣訐者宜曰臺官所論已經
法司臣某等勘明無實或事涉闇昧則亦曰旣未明
擄實跡不當徑行斥免允宜照舊供職如或臺言太
激或遺劾不寛則亦當曰臺章論斥有難洪涊或請

置之需次以俟論定或請許其所辭以全廉隅可矣
或曰冡宰遣劾則奈何答曰勉起與否在於君上而
雖下之輔臣可矣或曰輔臣遣劾則奈何答曰豈不
親賜處分乎
或曰題覆之際挾雜私意則奈何答曰冡宰大臣也
進退人物之攸司也果有挾私之人則罪之可也安
可臆逆而不信之乎且文職三二品以上皆是侍從
貴近之人也凡其賢邪必有鑑別於宸衷者則下該
曺之際豈無批旨之裁落者乎以該曺郎言之堂上
任意許遞以侍從以上言之政院不許所遣之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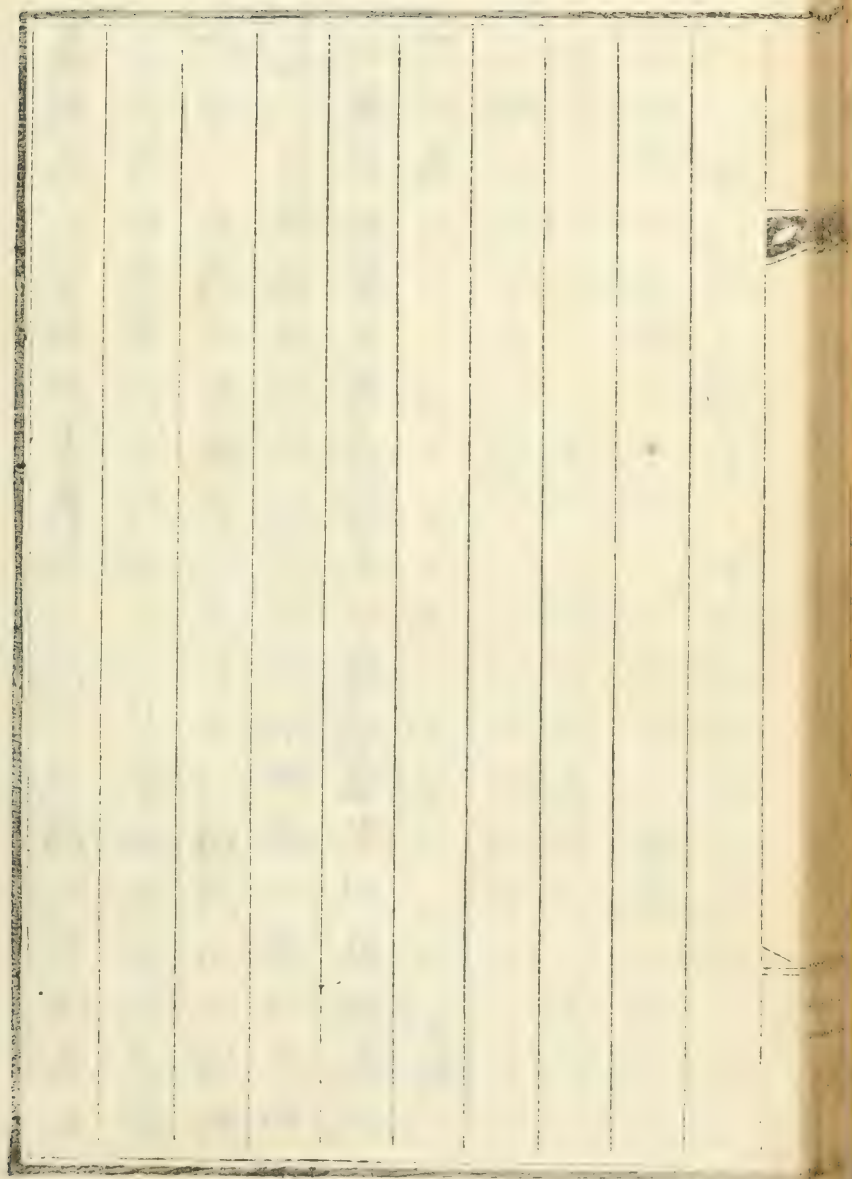
一并捧單謂之伸其廉隅數遞之弊全出於此矣況
枳塞黜補堂郞任自行之未嘗關由君上挾雜行私
莫便於此而題覆之規則并皆明據事理一一稟請
而行之苟行此規則主權尊而國體重百工方可允
釐庶績方可咸熙比之今日官制無格無法果何如
哉
或曰枳塞黜補不可擅行云雖據公議有所枳黜必
須具由啓稟耶答曰若無顯犯安得以屋下私談謂
之公議擅請枳黜耶必須有人陳疏請罷事下該曹
然後明析是非方請對品外調或請降授外補可矣

或曰終無疏論之人而果係痛惡者何以用罰答曰苟係緊重可劾者吏曹自爲疏論可矣如其不悛者徐待考察疏擧其事以請罪罰可矣

或曰臺官之守令彈駁甚數久任一款此亦妨碍奈何答曰此是謬規釐革可矣或曰不治守令安可不駁子言恠異之甚矣答曰此皆沿襲謬規反以吾言爲恠異矣自古何嘗有在京臺官論劾守令之事乎内外官各有上下正佐糾察檢督之任外之方面猶内之堂上也外之御史猶内之臺官也考績之典付之方面糾劾之權付之御史足矣尚有疲軟之人避

怨沽恩刺舉不嚴者斥黜可也何必使臺諫風聞論駁乎或曰臺諫之言安可不信答曰臺諫之言有何盡信之理哉爲人有邪正所言有是非豈以臺官之故輒信其言耶况臺官在京何以的知守令治否乎所謂風聞或出於土豪官吏之造謗或出於懷嫌挾私者嗾囑甚至有載錢上京擊逐土主之徒彈駁相續迎送絡繹此而不革誠無以久任責成矣

或曰以守令治否盡付監司可也別出御史似無所益矣答曰監司固可得其治否之大綱而窮僻之地或有縱恣不法之吏監司有難一一糾察若無出沒

廉問之任守令必少畏戢之心矣我國之出送御史亦多有可笑事抄選待令一也只察姓邑二也未覈虛實之前預先封庫三也至於每一道差出元定御史一負使之長留本道又是古今所無之規而反為二監司之歸矣㸃差御史一款從當論列其梗槩於下方矣

論考績事宜

或曰子以考績之典謂之致治之本何歟荅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即古聖王大紀綱大政事無此則不能爲天下國家者也苟欲爲治外此何求或曰我國亦有一年二次京外褒貶此亦足以爲治則未知此外欲行何等考績乎

荅曰所謂考績之實即指黜陟也我國以褒貶上考遷官者何人以此觀之有黜無陟矣或曰十考十上各別錄用之敎每當大政不翅嚴飭而銓曹不肯擧

行此豈朝家本意乎答曰君命丁寧終不舉行何哉
或曰稟闕不多安能盡用承傳乎答曰然則未免爲
虛文矣安能謂有黜有陟乎
噫子不知國朝古典矣惟我　英陵之治實出於五
考十考居上者除職一款矣其時外藩守令皆歸內
職而歸奉職之吏安得不盡心乎或曰然則此規何
以中廢乎答曰勢不可久行也國初　陵叅奉稟闕
甚少式年之外他無科舉立國未久門閥之弊未甚
故士大夫不多勿論時散官名在朝籍者甚少故仕
路不狹不狹故此法乃可行也今則不然士大夫無

數時散官亦無數六品以上窠闕無加於前而求仕者百倍雖使黃許之徒即令爲兵吏判其安能盡用承傳乎

不但此也　英陵知人善任故或自卑僚擢置卿宰或察其才分只合小官則亦有終身不遷者當時致治實由於此矣雖然此只可行之一時誠難行之久遠其故何也有　英陵之明則可矣不然則官制無一定之格升沉屈伸之際人可以私意行之故也今以三品以上言之陞秩與否專係於一時權宰之手不問其實績與否强稱曰可合擢用一任私意莫敢

誰何苟非時宰之所好者終身無以進擢矣官制如此其何以做實政乎

以上中下三等殿最言之上考者旣無遷官之望居中下者雖有貪汚之題目不久叙用輒做官職人誰以中下等爲畏憚之典哉

以蔭吏言之官至牧府使之後更做郡守縣監者有之彼有何希望勉勵之心而自力爲治哉不過曰吾已做到牧府使雖或善治豈可望監司乎雖或居中下牧使之名何處去乎以此無意於官事自陷於貪贓者多矣官制陞降之無常如此其何以爲黜陟乎

以侍従之流言之善治堂上地望甚賤其誰有生意者乎曾經監司者亦做縣監其誰以陞降為榮辱乎不過曰吾養閒而去可也凡係錢粮詞訟漫不留心其中稍勝者不計後弊苟悦民心而去老敗無餘地者貪剋是事倍甚於無識之武弁官制踈濶全無勸懲升降之方其何以為黜陟乎

以京司言之大小官員以胥吏為乳母兢兢焉唯口是仰唯例是循十度重来為生客則一也金穀刑獄之類何等重事而所謂名官則嘘枯吹生以不緊言論為功業視此等實事有若卑賤污穢之役不肯言

其事做其官有力蔭吏朝爲户部郎夕圖饒邑守兵禮郎半歸於鄉曲治經及第渠何知曺中事乎以此上自堂上下至郎官人懷苟且無一分擧職之心不過曰不知明日遷何官吾何必留心乎詢之該吏從便不生事足矣以此六曹各司之務一味叢脞全無修擧之效雖曰八直開坐其實則官不省事吏專爲政實與無官貟無異所謂褒貶旣無等第只以不進書中考噫以一日叅坐行禮數爲上考以一日稱病不進爲中考者果何事理果何意思所謂褒貶無實不成摸樣如此尚可强稱曰考績乎

京司褒貶之無題目既無所據一年二次設行亦甚
煩擾以守令言之六朔之內寧有政成之理哉上考
題目例多褒奬贊羨殆同循吏其爲浮虛無實極矣
或曰六朔之內豈無治績可觀之人耶答曰此乃俗
吏衒能之套沽名釣譽之致愚民爲其所誑遽稱善
治而然也六朔之間有何惻怛眞實之政孚洽於吏
民者哉

或曰然則考績之典何以爲之然後方可嚴明乎答
曰大抵三載考察九載通考行其黜陟乃是考績之
大體而州縣則方面官歲終察其居官平常不治者

塡註考語起送銓部銓部作缺以待選期銓補此即
周官歲終廢置之意也至於大察之典宜以三年為
限勿論內外官并行黜陟可矣
或曰平常者何以處之答曰依舊供職以待察典可
矣又曰不稱職者何以處之答曰此則罷黜可矣或
曰只稱平常不擧其善治之績何也答曰褒美稱奬
之言何可輕施於人乎雖有一時趣辦之才来頭善
治姑未可必則褒奬不可輕加也雖無目前赫赫之
稱將来自勉亦或可望則罷黜亦不可遽施也只就
其中貪汚甚無良之流歲終黜免其餘則姑俟察典

大行罷黜方合於久任責成矣
凡內外各衙門當置本官任內行事曆簿本任事跡
一并載錄試以臺官言之當書某月某日本官疏論
某官某罪或有旨不宥或勘過歷實被論官貟獲罪
與否或本官某月某日被某官某以某事見劾其下
開註亦如上項所註或本官某月某日犯過公私某
名過犯或有旨不宥或被某等罪罰如奪俸住俸之
類六曹衙門並皆一依此例開錄本官行事以外方
言之州縣以下並置長曆開錄所遭公私過名如錢
粮之拖欠未及期者獄訟之淹延未趂决者並皆立

成程限被罰即錄而內則官吏過名吏兵曹設立紀錄文册外則守令過名臬司亦置文册與本衙門本縣曆簿臨考憑覈苟有參差違左之弊亦即查明施以匿過之罰掩罪之典可矣

各衙門掌印堂上官書其郎僚三品以下考語送于吏曹吏曹與憲府長官爲覆考官重加考覈本衙門考語得當則續加考語不嫌雷同如或不當覆考官更書新考然後會同輔臣平停磨勘以啓可矣外方考語則方面官書考送于吏部可矣

或曰京衙門堂上以上何以處之答曰此則任㵂黜

陟當俟　聖裁不可用考語等第矣或曰館職春坊等官何以處之荅曰此亦本司堂上官考覈而亦當仰請　聖裁矣或曰言官何以處之荅曰此係風憲侍從之臣黜陟雖請　聖裁稱職與否堂上亦當明列考語矣或曰方面官何以處之荅曰憲司長官當書考語吏曹覆考而亦不可直行黜陟當請　聖裁矣或曰如提學御史等官何以處之荅曰提學從銓曹御史從本府考覈可矣或曰教職何以處之荅曰提學當書殿最而以其任內所轄生員科第之多少提學巡閱時講授經學之能否當爲考績矣

或曰即今雖行一年二次殿最猶患守令之不治三載黜陟毋乃太踈乎荅曰守令治否其果係於殿最之疏數乎由今之法勸懲不明則雖逐月考績亦復何益或曰守令考蒲陞授之制如何荅曰試以縣令言之二考稱職陞郡守郡守一考稱職陞府使府使一考稱職陞牧使牧使一考稱職陞府尹及方面佐貳佐貳三年稱職陞方面如是推排以成則例可也或曰然則方面皆從守令爲之乎荅曰方面當從京官堂上及外方佐貳衆錯推補矣今此所論則乃擧貢恩蔭陞授次第也文科出身則試以初頭分授縣

職言之一考稱職臺臣會薦則行取入京陞授言官
待其累次考滿陞至正三品以上方議會推方面矣
或曰三六九考滿陞黜之典如何荅曰即今上考之
外連中及下考者遞職考滿亦是此意但正三品以
上中考遞職不緊一依連中之例可矣以九載通考
言之三考居上者陞遷然後二考居上者方可獲陞
而雖三考居上者必計實歷俸月且於任內無錢粮
拖欠過名方可遷陞矣

或曰京外官貟任內行事曆簿及吏兵曹記錄文冊
並記公私雜汎過名考績之際以此書考則不但事

汚巧

涉煩瑣罣碍多端應陞之人多以微過見礙而仕迷仍以壅滯亦且近於文具人皆以文法汚於自免而考績之典不能嚴明矣答曰先儒論考績黜陟之義曰三年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任内歷簿自是考功課績之具則安得謂之煩瑣乎行事歷簿所關甚緊以論人與被劾者言之必有虛實賢否可著於累載之後者君上以此亦豈無卞别其人邪正之道哉試以館職春坊言之職在輔導雖以無考績之實然於歷任勤慢任内行事自不無可察賢否

之道任內曆簿如之何其可廢乎以外官言之即今
觧由拘碍不啻煩多此皆由於各衙門任爲事目直
自啓下之致也今若悉罷京司直關縣邑之䂓所屬
錢粮畫歸地部地部責之方面方面責之縣邑則州
縣所納只是貢稅丁錢而已係關衙門只是監司地
部而已體統既正事務簡要拘碍之弊决無如前之
理矣有何仕逐碍滯之患乎文法巧免云者尤是不
思之言也州縣之責非有他事治民之要不過户婚
詞訟之類奉公之責不過錢粮畢徵之類爲官負者
修整帳籍磨對營門既無差錯之端出役均一民無

彌怨之弊決折詞訟果能明正追徵錢粮不至拖欠
監司御史查勘案卷廉察民間之際爲太守者少無
公私譴何離犯過名之可入於記録文冊者便是舉
職之吏也如其不然決獄不明出役不均逋欠猥多
事務叢脞縣吏累被提問公譴因以狎至則其爲不
治亦自難逃矣然而任内曆簿豈但爲一時考課憑
據之資乎三載考察只行任内陞黜而已九載通考
歷考從前長短賢否上考者陞授中考者仍置以下
考言之如係政術雖欠剛明行治別無瑕釁者量置
前頭叙復之列果係貪婪放肆顯有罪犯者罷黜爲

民勿復調叙本官曆簿之勘給銓曹文冊之記錄并皆明白開錄作一定案則雖有挾其勢力圖復官職之類文冊既明鑽刺無路朦朧模糊任意復職之弊不敢復售而為官吏者謹慎奉法必不敢放恣無憚矣何子之見未及此遽疑其煩瑣不可行也紀錄亦有二項一則紀善一則紀罪奉法擧職恪遵功令凡係職守皆能辦治以催科工役及兩司御史方面之剔出奸弊貪贓賂遺等事武弁之捉捕賊盜等事一一編成中外官負功能格例有功有能者紀之文冊進級以待三九考滿果能終始自勵者陞扶遷官入於紀罪文冊者按其輕重重者降職降級後到考成如能自勵稱職按格漸復原級不然則罷削勿叙然後賞罰大明勸戒至嚴中國所謂加幾級紀錄幾次降幾級奪俸幾月謫授其官者皆考功罰罪之典也為政而無此規則其何以黜陟考績也并宜分定條項証成

文冊以爲遵用之地矣中國則雖卑官加十級未及考滿漸陞則不授對品職雖大官降級謫宦未及漸次以考最復其原級則不得以叙用而直授本品職官制嚴且密矣

或曰子之所論考績之制雖非卽今褒貶無實之比而但國有吉慶之禮則例施曠蕩之恩雜犯死罪以下皆得蒙宥貪婪不謹之人罪名雖重豈可錮廢於須慶之日而不復牽復乎荅曰肆赦一欵言之難矣何謂難言赦者偏枯之政不待多談可知其不可數行也雖然中國雖有赦令頻數之時亦皆有不得已權宜肆赦之端而我國則不然勿論大小吉慶輒行赦宥其中最難言者國家 疾患平復後赦令也大

聽叙

抵疾患之來無常自是聖人所難免而諸殿一有平復之慶則必行赦宥從來赦宥之頻數亦多由此而以臣子慶幸之忱安敢言其數赦之弊乎中國則國有大小事故或播告而已或賞賚而已應行赦典各有格例未嘗隨事輒赦雖或有赦令其於罪囚之類施以復官之典則有之即還給職牒也未嘗勿論如何混施叙用之典也每遇須慶有司之臣按其格例疏釋罪復量分甄別以類上請所謂復官者許復原官閑住如罷官爲民之類是也所謂聽用者所犯輕微才難終棄者列名上請以俟起用之類是也我國

則勿論過犯之輕重與否一槩蕩滌一槩叙用不法之吏安所懲畏官方淆雜何由救得今欲做實政則肆赦一欵宜取歷代典制參酌是正牽復等節亦宜另成則例持循施行然後方可爲治矣貪婪不謹之類黜之爲民在渠已幸蒙恩復官復齒簪紳優游里中足矣子所謂不可錮廢云者果何義理

或曰人才難得微過可貰雖以一時罷職之流言之若無解由勿拘中考蕩滌等規則可惜之人多以微過見棄矣答曰當初立法豈不欲其永久遵行耶形勢所在私情所牽必欲撓法而牽復或陳請於筵席

或自廟堂不拘論薦弁髦定制不復遵行此真所謂孤埋而孤掘之也可惜云者亦是挾私假托之說也設有可惜之人一人之可惜甚輕國法之撓屈甚重豈可以區區顧惜之意輕撓金石之典哉凡係定制定格之外敢有以破格非例等事苟爲陳乞𨍭白䟽論者着令六察臺臣據法論劾該司撥格一切勿施然後國家方有一定之法而人知畏憚不敢輕犯罷職之類自不至於煩影矣

論推考

或曰我國問備之法似無益於實事而無此則亦無

以申飭警勵存罷與否何如而可乎答曰此不過依倣唐典推刻之制而唐制亦昉於六朝臺推矣然而雖襲名目元無其實今以三司出入者言之其遺推考不知其幾千百次我國百事無非文具而文具之中此尤特甚國體之日卑紀綱之日紊實由於此等事矣欲做實政除之何疑或曰中外臣僚或有所失則虛實之間不可不請其問備觀其緘辭而處之矣答曰凡事據實論報可也何可以一毫未分明之事姑爲問備之請耶大則大罰小則小罰極微細則又不必論劾矣設或事體間雖甚些少過失不可不全

無言則只示其規戒之意於論列文字中亦足爲官
師相規之體何必爲無實問備之請哉推考旣是笞
杖之律則旣不可施之於微過徒加其名而不得用
其律則無實甚矣或曰朝家用罰自罷職以下不爲
不少而此亦難施於微眚薄過如牌招不進臨事錯
誤之類若無推考之罰何以警責乎荅曰中國則自
古正律之外元無推考其何以爲治耶畧少過而持
大體則正律自足爲政何用此苟簡之規哉且警責
雖曰少事至於牌不進之類實涉褻慠朝體不嚴豈
可但以無實之推考罪之乎奪俸之法最可施於此

等之罪而我國有料無俸實爲慨然今若酌定京外官常廩元俸然後以罰俸之法行之於少過微責則足爲警責之道矣

論脾招

或曰朝廷之上所重者體統所嚴者義分而我國則勿論大小官員必以違召爲高致其弊日而益甚其將何以處之荅曰其失在於脾招之謬規也我國除其該各司蔭補小官之外皆有脾招之例此果出於何等古典故事耶夫自三公六卿至于諸曹堂上三司春坊之官各有職責有職則自當出莅其事有何

牌招之理耶惟其牌招之頻數故積漸慢傲不知君
命之至嚴十召不進視若尋常可勝歎哉或曰子言
不通之甚矣果若舉職奔走則初何必出牌耶不肎
出肅不肯赴坐不肯入直故不得不牌招催促矣今
子反以出牌爲不可何耶荅曰令以出肅言之除官
後許其一辭三辭及其辭畢則自當出肅有何牌招
之理耶今之議政未甞承牌出肅而三司小官必以
隨牌出仕爲高節設若無牌則其將議政出仕而三
司終不出耶凡百公坐之時應參諸員則本曹吏當
以長單列書報知其官員進者進或有大段情病方

在控辭中者偺貟替進或無故不進累次托故不進者各衙門設置公坐進不進長㫫分察六曹之大官按月糸劾或奪其俸或鐫降其秩或降調外職或罷削官秩皆自吏曺據法論列上請嚴明擧行則有何慢蹇之人乃敢偃卧不動略無忌憚如今日之爲耶不此之爲造牌置之於政院逐日招呼無限無節雖眇末庸碌之流托名清官終不起動而鄙罰不行末如之何自古以來安有如許國體也哉或曰然則國家其可全無牌招之擧耶荅曰肅拜赴坐等凡係應行公故有何自朝家催促之理哉渠有應行底分義

而慢不舉行然後有司上請施以責罰可也或有意
外事故自 上命召之事則政院承命命招可也此
外有何牌招之理哉
或曰吏兵曹過名記錄之規有同今之推考考滿秩
次陞降銓補之際其将一一罣碍而仕截奪俸之罰
亦将並施於陞擢之日否荅曰過名輕重不同重者
固當罣碍於銓補之際而輕者不過如律文所謂臨
事錯誤出於無情之致記錄文冊以存警厲歲終會
萃以類題請其罰或准律收贖或奉旨不究可矣今
之推考則徒有用罰之名實無發緘之事國體分義

俱有所損豈可比之於過名文冊耶截住奪俸之法
亦視其所犯輕重而勘處其罰律家於此講之已熟
討論行之可矣或曰由限過後一朔以上輒皆截俸
則病有虛實罰無分別可謂沓沓而至於情勢難安
之流亦何可勒定引入之限耶果有大段難安之情
則雖或經年癃隅所在不可冒出何可一以養病爲
準輒施罰俸耶如是則難安者不可畏罰冒出不得
不縮蹙不出仕塗陞轉豈無壅滯之患耶答曰病若
沈重決難從仕則自當解職不然則調理足矣過限
之罰何爲沓沓難安引入誰曰不可而引入後豈無

抎撦

朝家處分耶是非既定廉隅既伸則又何難安之有而帶職引入無有限節耶人皆以其私廉隅為重不從國家處分則廉隅何有窮盡之日耶法制既定分義既嚴人皆恪共率職不敢偃卧自便違慠朝令則任滿陞轉自不患其拘碍矣有何仕塗壅滯之慮哉

論主論之弊

或曰子以爲朝無實政專由於主論者之害云主論根源其可究言而矯救之方亦可得聞歟答曰此事厥惟久矣我國治體既無定格定制且自靖國後士大夫積憤於權幸專抎靜庵諸公欲以清議矯其弊

而身蒙其敗厥後又經安老元衡之濁亂而 宣廟初年士類又持淸議奇大升諸人言議氣習多有不中處故相東皐李公與諸宰亦不便其所爲自此東西之釁日深遂至於百有餘年所謂主論者盖自己卯以後年少中持淸議爲領袖者是也相沿相襲至于今而主論之權不衰政在臺閣雖曰弊風年少有文學持風裁之流矯矯然自任以氣節宰相有過則譏斥之庶官有失則駁正之譏激過中雖其所短一段公論亦自行於朝廷故或不無所補於世道矣然而國家大體不當如此凡百國政人主當與老成卿

宰爲之有非新進後生所可得以攙越干預者而主
論之勢旣盛一時年少並皆超風淸路陞黜出於其
手宰相則多是老衰無氣力之人故名雖曰時相不
能鎭服少輩甚或老敗無恥反爲所使銓官望輕則
亦不免低首聽令國體治規於是乎墜落壞敗無復
餘地而年少多氣自多爭端好惡愛憎朝夕變改激
亢乖戾喜同惡異不靖喜事之徒趁勢干進之類鼓
煽基間釁隙易生駸駸入於惜權樂勢之域漸漸長
其機關術數之習黨論一成牢不可破矣然而其初
則主論者必出於一世名勝持論不苟狷介自好故

言議方能動人而人亦慕其名而同事矣及至末路則所謂主論者又不必文學風裁言議氣節之可取徒以一時處地形勢之赫舃而便爲主盟一世士大夫又不復以言議氣節聲氣相合而徒以榮利所在爲重舉皆趍附專喪廉恥然而主論者未必長有其權故奴出主入士風益壞日夜乾沒朝夕從事者莫非無益底言議爭鬬底意思而已國家實政何嘗有夢寐念及者乎

或曰子之所論未知其爲深識治本矣大凡用舍進退不當專付銓曹使之自恣則公議之居其間而可

否矯正誠爲淸朝之美事矣宰相則年位已高故勢難與年少輩上下議論況且包容含蓄以揔百揆乃是輔相之事故凡於朝廷少少皂白例不苛摘以示德度矣必有後進領袖之人主張言議分別是非然後淸明之治乃可得見必如子言欲矯主論之弊則銓曹必有專恣之習賢邪亦有雜進之患而一時風習循默苟容唯以保守官職爲能事矣此其爲弊豈不甚於主論之弊乎荅曰不然夫所謂主論者必須聯絡銓曹意旨相通然後三司乃可得以頤指也頤指三司然後言議如出一口矣主論者借銓曹以行

其臆而實無專擅之迹主銓者借主論以行其私而亦免專擅之目主論者曰用舍在銓曹吾無與也主銓者曰公議在主論吾無與也其名甚美而其實甚利交相市而互爲私莫便於此矣子所謂居間公議云者豈非亹言之甚耶夫三司之設豈徒然哉欲使公議黨論達于上而無壅也今則不然三司之論出於主論是非黑白莫敢違咈出承風旨入而論啓曰公議所同也少無異同被其指斥則出而自劾曰公議見非也全無意見隨人俯仰其爲苟且庸劣莫甚於此夫使三司議論一味雷同則人主從何處得聞

直言乎子所謂領袖之說尤極可笑人臣事君無隱

爲上是非之心秉彝同得既居其職顧何難於曰可

曰否而必得領袖主盟之人取其餘論以事君父耶

此不過憚其氣勢畏其擠排影附風靡以爲利祿之

計也善乎崔相鳴吉之言曰銓衡之地彈駁不到主

盟之家鞍馬盈門可謂曲盡其情狀矣

噫自古習俗之細瑣議論之支離氣像之輕躁擧措

之繁細未有如我國三司所爲者自己職分內所當

爲之事則漫不留念而必欲干預時論吹覓他人之

疵病自己胷次中所自有之是非則不能自信而必

欲奔走採聽拾用主論之唾餘所謂名流終日營營者不過曰時論以爲如何物議以爲如何不得叅聞則以爲大羞耻孤立行意則無以立於世衆言囂囂萬目睽睽無一分安靜氣象無一分自信意思是非之中新出底是非無限機關之中新出底機關無數昨日起一閙則雖至微瑣之事以爲莫重之事一塲紛閙今日起一閙則以爲莫大之事又一塲紛閙事端無限紛閙無窮全不成朝著貌樣此非但黨論以後事也雖黨論未出之前大抵朝紳夲措風習夲来如此矣

噫此之人身則朝廷腹心也四方肢節也朝廷精神也政事血脉也有人於此腹心受病則肢節其能運用乎精神瞀亂則血脉其能流通乎人心志慮安定精神寧定然後肢節乃可運也血脉乃可行也果若煩擾燥動心無主宰則四肢安能得其所血脉安能歸其經乎今者朝紳所爲煩碎騷擾至於此極腹心之壞亂甚矣精神之瞀悶極矣政令施措何由而得其當乎吏治民隱考課鉤校兵農刑獄簿書金穀莫非有國之實事而比之人身則此猶肢節血脉也腹心之壞亂精神之瞀悶如此則其何以念及於四肢

之運用血脉之流通乎置之度外不復問及終年閱歲未甞做一分實事實政四肢日成麻痺血脉日就壅窒殆無以運用如此而尚可謂國有政事乎噫世或有慨然於此者欲試救弊之方者多矣或曰某事某弊可變通也論列利害豈無其人雖然此乃徒見肢節血脉之病不知腹心精神之病為其根也不治其腹心不清其精神徒欲起麻痺之肢節疏窒壅之血脉其果近理矣乎

噫所謂政事亦可知矣三司遆易有同兒戲政官開政政院牌招上疏啓辭避嫌處置呈告受由即所謂

日日實政也今日生一鬧明日起一嚷喧爭捽曳爭
端無窮蹠啓紛紜遆代倏忽即所謂日日事業也勿
論大僚名官汩沒究轉於此套之中聞見習熟以為
當然底事以此謂之政事事業噫此果一毫近似於
實政乎其中稍自好者又能文其非而餙其說公然
唱之曰此乃清議也此乃士論也清議張則賢邪可
以卞別矣士論行則世道可以清明矣打成一片義
理自作安身窠窟其亦可笑之甚矣所謂清議士論
等題目流行已近百餘年果於其間做得何等實事
何等實政耶賢邪卞別之效世道清明之驗何其寥

寥不可見耶循此塗轍持此規模而欲做實政誠無
異於適越而北轅矣
噫輓近所謂廟謨亦可知矣不過曰金穀衙門如得
才諝之人則豈取刻與節縮經費貢價料祿僅可繼
給都下軍民庶無怨咨云所謂司國計之臣不過以
朘刻貢人爲能事而委庶務於郎僚所謂郎僚皆以
有形勢之人坐席未暖求得饒邑兵曺郎官午除夕
遷凡干事務專委之於該吏而已又不過曰備局如
得句管之才簿書期會籌決補貧之責倘能辦得則
凡事亦可以成樣云所謂備局公事之無實吾己論

膂膂

列於前而只以一備局之故六官皆失其職六官失職則雖有蕭曹管葛又安能做國事乎

此外又有一種議論自以為老成深長之慮曰世道雖極壞敗人心雖極澆訛若得信重倚仗之臣付以爪牙心膂之托掌輦轂之重兵察非常之奸究則國家有所恃而時事自無慮矣此則流為詗察窺伺起亂人心之歸世道之壞尤出於此矣

或曰有三司則不能無言議有言議則不能無紛鬧必欲無紛鬧則必須無三司而後方可做國事乎答曰自古未嘗有不設言官之國雖有言官曷嘗有如

非字將衍

我國三司之所為者耶言諍固言官之職而亦嘗有尸其職責歸非權於主論如近世言官之為者耶亦嘗有許多古今所未聞之謬例謬規名之曰臺体臺例以資其不靖紛鬧之習如近世言官之所為者耶吾之所論寔痛其承望風習寔慨其無前謬規而發也安得以如欲無紛鬧必須無三司等無理之言抑勒而脅制之耶

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矯此弊也答曰此弊本非無端自生者也官制不明故通塞升沈之權歸於主論權歸主論故三司不能不承望風旨一副心腸隨主

論而爰幻世道士風日益壞敗今若爲拔本塞源之圖則不可不厘正官制也果能厘正官制如吾所論則主論之權不奪而自去矣主論之名不革而自罷矣士大夫之心腸自然洗滌刮磨清通洒落唯知守法奉公直道事君而人皆知趍營比周之爲可恥矣雖然此猶其大綱也若其謬例謬規名之曰臺体者並皆剗除矯正然後方可以拔去病根今試略論如左

論三司責任事宜

我國以館職兩司稱爲三司付以言諍之責而三司

之稱本無所據館職自是論思之地匡拂規諫固是職責至於稱以三司使之合辭陳啓使之處置立落則求諸前代未有此規其流之獘便令館職亦作兩司貌樣甚失設官分職之本意雖以國初言之官職未嘗干預每事如近來之甚矣

我國最重詞翰之任其事極多可笑者大抵文字不過一少技耳此何足貴重之甚也令以文衡言之必稱曰當擇一世第一文章以充其任此無異於兒童之言矣我國自古元無大段文人一時粗解詞章之流文字長短不過一丘貉耳有何特出絕代之才亦

有何別樣眼目拔出一世第一人哉惟其着得文任太重故風俗浮虛夸誕習而成風益爲百事無宗之根本凡所謂第一流之稱必歸於粗吟幾句詩之流吾未知幾句詩律有何益於國家哉中國則以館閣久次陞爲學士唐宋以來皆用此制雖以東坡之文其作翰林學士亦出久次未嘗如我國推擇文衡之制也詞館之職不過侍講經帷臨筵獻規或有所懷陳疏匡救其外職事則多負之中或分掌史事或應製視草而已此與兩司之任其責本自不同而我國則不然兩館提學以上稱以文任其下則稱以三司

俾主言議之責此宗無所據依之制也均是一館之職而三品以下方帶經筵二品以上徒稱文任其在事理殊極無謂且館職之任視草修史乃其職責別設藝館春秋別遴製教是何意思此無非浮華不緊而然也雖不以館職通稱三司職在經幄者顧安得有懷不陳而必使之干預兩司議論俾兼臺官之責哉

或曰三司之主言議其來已久子之所論欲其分析何哉答曰百官各有職責經幄主輔導臺官主諫爭各專其職可矣何必使之合而為一也夫所謂言議

者指公議也公議之於國家如水之在地中何職何官不可爲公議也且人有所見則隨其事之輕重必陳於君父之前可也安得以三司之故自主掌於私室或以言語或以意旨私相告語以專一時之權栽今以世間所謂物議言之自冢宰以下至于庶官若聞一二名官私室譏斥則謂之公議縮伏引入不得行公引嫌之端無窮無限可駭者一也不以聞之上而私自言語進退朝廷可駭者二也勿論時在三司及前銜與否人人皆欲參聞事事皆欲干涉士大夫閭浮游無根之私議論不勝其煩將至於無一官可

以任事無一人得以完全可駭者三也况館職臺官皆是不輕之任而必使館職抄選館職於兩司之中故無識臺官承望風旨不敢異同可駭者四也此是自古所無之規故其獘如此若不分析則國家何從而得聞眞正公議乎

噫兩司承望館職之風旨館職承望銓曹之風旨銓曹承望主論之風旨其爲痛惋可勝言哉今若各守其職各行其事則寧有如許陋習乎

或曰然則館職其將不以言議爲職乎答曰何爲其然也館職以輔導君德爲職則安有不敢爲言議之

理乎凡有所懷登遴献替或陳疏劄以論是非何所不可但與兩司聯名陳啓處置立落宗非館職之責此規一革則所謂三司自可以各行其職矣

論兩司謬例

自古及今中國奏御文字不過曰疏奏劄子而已我國疏劄之外又有陳啓之規臺官啓辭為弊無限此宗前古所無之制也必須釐去此規然後方可為宗政矣

或曰凡干陳達之事中國則謂之奏事我國則謂之啓事奏啓之名雖異其事則一也安得謂無前之規

乎答曰予以遼中口啓之啓事反欲混圖歸之於自外陳啓之啓辭乎遼中啓事固與中國奏事無異矣至於連啓等規果見於何代何典乎

或曰古有山公啓事御史彈事之類此皆陳啓之異名也何謂前古所無耶答曰山公啓事即薦進人才之奏表也御史彈事即請下所司之彈表也此係疏章元非啓事之比盖魏晉六朝間公家文字例多用表故也

或曰臺官啓辭何以有獘答曰人臣事君之体遼中則口奏可也不然則陳疏可也何可創出無前之啓

辭乎事旣無前安得無弊

或曰陳啓一款不但臺官而已公卿以下有大段所懷則並皆陳啓何獨臺官不可爲之乎荅曰公卿書啓亦有其由大抵國初日行常參凡有事務皆得面奏矣厥後常參久停凡于所懷旣不可續續請對自外書啓蓋以此漸繁寖成規例以至于今而城上所之逐日赴闕署經亦不能如國初之規臺官亦以常參不行之故自無日日詣闕之事仍成無義意呈告之謬習恪勤行公者絶無推諉任便者成風不但以承牌入去爲高致又必以坐違召命爲能事積漸不

已遂成紛紜牌招之謬例可勝歎哉

或曰紛紜牌招何謂謬例答曰臺官既不詣臺故政院每事牌招牌招果何義也或曰使之行公或闕啓則使之傳啓也答曰臺諫前啓豈非自 上不允勿煩之事耶或曰然矣答曰既不從其所請則以 上命牌招使之傳啓何也或曰自 上雖未即允其在臺臣之道則不可不連啓故也答曰不然臺臣自以為不可不連啓而來傳前啓則可也一邊不允其請一邊牌招使之連啓可乎昔在 仁廟朝以臺臣遞停重啓有未安之教其時宰臣有曰罪罰生殺自當

一決於　上心何待臺臣之請不請耶此宗有見之論也

以國初故事言之兩司劄子之䂓出於徐居正其意以爲凡干事故臺諫有難每每請對䟽陳遂請兩司以劄子論事其時臺諫果若如今日啓辭之煩數則又何必請以劄子論事耶常忝停後百官元無逐日詣闕啓事之䂓而必令臺官每每詣闕傳啓撘以事理宗無義意之甚矣

或曰若無啓辭之䂓臺官何以進言耶答曰常忝乃是正衙其重與經筵同若欲爲治必復常忝可矣雖

然此則在於 上心而雖未復常參之前次對講筵
皆有奏事之便事係重大則亦有請對之規不然則
或疏或劄何所不可而必須傳啓乎
或曰臺官有所論執於筵中未蒙俞音則退而連啓
烏可已乎答曰退而陳疏有何不可雖以大臣言之
豈無爭執於筵中退而累陳疏章之例乎不但大臣
百官皆然何獨臺官一開口則使爲不可動之鐵案
雖至微細之事必須日日連啓耶
或曰臺諫之責本有曰可曰否之義而疏章則有難
逐日爲之若無連啓之規何以爭其可否乎答曰均

是進言則啓辭之外不可以疏章力爭者果何義理事苟可言則古之臺諫月百其疏有何不可數數陳疏之理哉

或曰臺諫旣已發論遞中之後不復爭執不復停啓則不爭不停便爲未了之案矣答曰若不更爲爭執便是停啓何必標以出之曰停啓然後方爲已了之案哉

或曰臺諫有所論啓於遞中而僚意不同則豈可無避嫌耶答曰所見不同則何必連啓耶彼言是則我亦數奏可也不可則默默可也甚或駁正可也何必

苟同何必避嫌

或曰臺諫有所不安則不可不引避自處矣答曰臺諫獨不可陳疏引嫌乎

或曰然則臺諫入侍皆可任意獨啓矣其獘無限何可開路乎答曰果欲發論則任自陳疏誰能防之避辭發端誰能尼之使之消詳俾無紛紜起閙之説行之已久而其宗則可笑之言也

或曰臺諫入侍可以力爭凡事云若然則勢將書出曰今日某啓不允明日又啓不允云矣此非連啓而何答曰筵中力爭其果臺官而已耶設使大臣今日

啓其事明日又啓其事其將書出曰大臣連啓耶欲啓則啓欲停則停一如他遞臣之爲則連啓之規不革而自罷矣

或曰引嫌臺官必須處置方可出仕自外陳啓何可無也答曰處置之規昉於何典兩司無官員則處置歸於館職館職獨無引嫌耶何無處置之事哉凡百嫌端百官皆有之何獨兩司必待處置出仕他職則雖無處置或行公或終不行公耶引嫌之端有重有輕自劾所失有大有小何以臺諫則勿論大小嫌必待處置勿論大小失必請遆差耶臺官雖曰法官自

是乎人則安得每事盡善而雖至微細之所失必須
遆差耶下之銓曺乎停劑量以請其用罰與否可也
三司烏得以主其去就朝夕紛紛有若兒戲之為耶
或曰凡干大事之三司合啓所以重其事也豈可羅
乎答曰兩司疏論館職劄請則其事獨不重歟各自
論列可矣何必三司合啓乎三司伏閤乜有可笑之
規若不蒙允必曰不得其言可以去矣紛紜迸出必
遆後已吾未知所謂去者去將安之朝才得遆夕行
他職所謂去者果如是耶
或曰臺官連啓不無有益之事凡係特敎例多爭執

臺啓古張則有司不敢奉行豈不有力於匡救之道耶答曰果以疏論則不可回天而必須連啓耶古人之忠愛其君者或牽裾折檻涕泣碎首則有之而未聞有逐日連啓之規若是可爲之事則以古人靡極不用之心豈不已行之耶慶賞刑威自是馭世之主權而臺諫所爭亦有是非得失豈可以連啓之故終不得行其處分耶

或曰若無連啓之規則必有避事之流不肯強爭矣答曰爭不爭在其心雖有連啓之規避事之流其果力爭乎雖無其規敢言之士其果緘默乎若有嚴教

則疲駑之流惶怯停啓連啓果可恃乎其中最庸劣者惟以謄傳故紙爲妙策連啓果有益乎惟其避嫌處置紛紜煩數故茍適之流故犯來避固已痛惡之甚而且於擧劾後或有物議則必來引避曰某人之罪如此故攄宗論劾矣今聞物議大以爲非臣何敢晏然云云此誠無據之事也我之論劾唯患爽宗我茍得宗何恤人言人心有萬不同物議亦有是非他人之屋下私談有何採聽之理而既自以爲攄宗則不敢晏然又何意思疲軟莫甚而以此自以爲風采又何意歟以此之故引嫌無窮遆易無常

其亦可駭之甚矣

論臺啓直勘律名之弊

我國臺閣又有古今所未聞之規啓辭中直勘律名是也臺官雖主糾劾之責至於勘律必待法司可矣今乃任自定律小無所憚歷考前代宗無此事其弊必至於世道靡爛而後已寧不寒心

或曰臺臣旣是法官直自勘律有何不可乎答曰法官則不問罪人情犯之如何不查本事虗宗之如何其可以自己臆見任意生殺乎臺官糾劾之際未嘗受其爰書案其左驗覈其情節得其辭服則何所據

而直請正刑乎臺官論劾則下之理官成獄上請然後方可處斷此正孟子所謂唯士師方可殺人者也臺官安得擅自勘律乎

試以治獄言之此是法司之責法司之中豈獨臺官可專其治獄之責耶令則不然禁府時囚之外臺官並以啓辭徑自勘律此何事理既曰治獄則鞫問正法自是不易之規而臺啓則不待治鞫直請極律蒙允則禁府不過奉行傳旨而已雖曾經大臣之列者不得納供而死古今安有如許怪異之規耶

或曰朝家或有酌處之典或任使既久或年齒老耄

則加以血肉之刑有所不忍臺啓徑勘就加賜死之律安得一一按鞫而後誅之耶答曰此論外似寬恕而其宗則慘刻甚矣名之曰逆則安有顧籍其年位不復訊問徑先酌處之理乎血肉之刑雖曰慘矣以罪人言之則豈不欲納供下質而死乎今乃稱以酌處不施血肉之刑而其宗罪人不得一言而死烏在其爲酌處寬恕乎安得一一按鞫而誅之云者是何言也不問直殺果見於何等經訓何等律令乎

或曰謀逆就鞫者之外亦有惡逆之流雖不干涉於逆獄雖無隱情之可問而顧其罪狀顯著則直引無

将不道之律徑勘極刑有何不可乎答曰天下安有不可問之死罪乎旣曰無將不道則何不以此發問而汎稱曰無隱情汎稱曰悪逆乎

且律文中雖有悪逆不道二欵其宗則非指謀逆罪人也天下極罪無出於十悪之外所謂十悪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也二曰謀大逆謂謀毁陵庙也三曰謀叛謂背本國潛從他國也四曰悪逆謂謀殺祖父母也五曰不道謂支解採生也六曰大不敬謂盜神御物也七曰不孝謂告罵祖父母也八曰不睦謂殺緦功親也九曰不義謂部民殺官長也十曰内亂謂

奸小叨以上親也律所謂逆者只指謀反謀大逆謀
叛三者而已何嘗別有所謂惡逆之逆耶
子於謀逆就鞫者之外又設惡逆一款既曰逆則安
有謀逆惡逆之別又安有可鞫不必鞫之異耶此宗
古今經法之所未聞也
且直據無將不道以斷惡逆云者亦是不思之言也
若曰無將不道則鞫案淂情處以逆律可也何可不
問處宗直以臺諫筆端臚列罪狀然後取其無將不
道四字以爲結辭輒斷死罪耶時王定律之外本無
定罪之規若曰經傳之文皆可引用則五刑三千刺

割黥劓皆可用於後世耶丁謂之陷李迪詞臣之罪
丁謂也皆引無將不道四字而彼此不得相殺者以
其非正律也正律之外比律亦不得殺人況可汎引
經傳徑勘人之罪名而不問直殺乎
嗚呼世之病此者多矣於其所矜者則曰何不鞫問
而輒殺之乎於其所惜者則曰不待鞫問亟正邦刑
可也各乘一時之快各懷一時之矜而易地而處互
相效尤忘其前日之矜只睹目前之快終無一人為
國家念其刑法之大体者畢竟助成黨論者此也互
相殺僇者此也互相報復者此也靜言思之令人太

息

惟我國家仁厚立國愼重刑獄寧有初不鞫問徑行刑僇之理乎粤自豖貞元衛輩戕殺士流之際名之曰大逆而寔無可問之事故捏摭罪狀直請勘律甚至三司小官亦多賜死者奸凶雖敗謬規成習臺官之直勘極律便成故事沿至于今莫知其非言議之層激報復之酷烈愈往愈甚將至于無可奈何之境此而不知矯改則世道之魚爛河決寔無以救得一分矣

或曰然則何以矯其獘乎答曰討罪一事臺諫專爲

擔當禁府只當訊鞫之任此乃謬例之甚者自古有
群臣廷劾之規治逆豈獨臺官之責耶凡係治獄禁
府以大理之官本得以請拿請刑苟有係干應問之
人而禁府遺漏不問則叅鞫臺官疏論其失可也安
得不請訊問遽自任意勘律耶凡有應問重罪則必
使禁府按法引律盡其獄体然後方可勘斷若然則
隨事層激徑勘極律之獘必不如前日之甚矣
噫分明犯逆之外鞫問豈是輕易可行之事耶況不
問直殺尤是古今所無之法耶以人命盡付法司必
須分明應問然後訊鞫必須律有明文然後勘斷自

是不易之規豈可使年少臺官專斷人之死命乎
或曰必須律有明文然後方可勘斷云若係獄情之
疑晦者則不可無酌處矣安得盡据明文當律而處
之耶答曰天下之惡莫甚於以下謀上治此之道必
須窮究極推務得罪人以正王法可也何可一毫汎
緩置之疑晦之中乎或曰雖涉疑晦別無覈出之道
而關係至重有難全釋則施以惟輕之典酌處何傷
答曰罪之微細者猶不可置之疑晦之域不盡明辨
之道況鞫獄何等重大置之於似疑似無疑之地模
糊勘斷耶可疑則窮極究問無可疑則快施全釋或

他罪俱發則只以他罪勘斷可也烏可稱以獄情難
覈混圇决遣耶癸亥後鞫事數出逮係滿獄欲盡芟
夷疑其濫酷欲為全釋慮其失出當事諸勳刱出酌
處二字置之於可疑不可疑之域自此以後鞫獄之
後每有後言世道人心日益危險誠可歎也
或曰然則奈何答曰脇從罔治寧失不經固是忠厚
之至者而至於鞫獄有異庶獄若不窮究情犯明下
玉石則必有嘵嘵之言矣依法窮治盡其獄體使人
不敢議其失出然後取其毫無疑端者直為全釋勿
復以疑似未瑩之言參酌勘斷可矣或曰雖無一毫

疑端言者猶咎其全釋小曰緩治大曰護逆則奈何

答曰此則失在言者何可曲徇乎護逆二字亦出於爾瞻輩護逆者為逆則護盜者為盜護淫者為淫乎此實無狀之言也善乎李白沙之獻議曰逆賊不難知謀逆則為逆賊不然則為平人而已若使此義大明則世道其有瘳乎